

中华野史

湘山野录

（宋）文莹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湘山野录

(宋) 文莹 著

目录

卷上·····	01
卷中·····	17
卷下·····	32

 卷上

真宗即位之次年，赐李继迁姓名，而复进封西平王。时宋湜、宋白、苏易简、张洎在翰林，俾草诏册，皆不称旨。惟宋公湜深觐上意，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，因进辞曰：“先皇帝早深西顾，欲议真封，属轩鼎之俄迁，建汉坛之未逮，故兹遗命，特付眇躬。尔宜望弓剑以拜恩，守疆垣而效节。”上大喜。不数月参大政。

皇祐中，明堂大享，时世室亚献无官僚，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师致仕南京，仁宗诏公归以侍祠。公已老，手染一疏以求免。但直致数句，更无表章铺叙之饰，止以奇牒妙墨临帖行书亲写陈奏：“臣衍向者甫及年期，还上印绶，天慈极深，曲徇私欲。今犬马之齿七十有三，外虽支持，中实衰弊。且明堂大享千载难逢，臣子岂不以捧璋侍祭为荣遇，臣但恐颠倒失容，取戾非浅。伏望陛下察臣非矫，免预大礼，无任屏营。”

“闻前代兴亡及崩薨篡弑之事以自省戒，而卿等掩隐不说。今后除君臣不可闻之事外，自余皆宜明讲。”后值说《礼记》及《檀弓经》，有“君即位而为椁，岁一漆之。”郑注云：“椁，著身棺也。”王者礼繁，当预备。岁一漆者，若其未成然。

（尽）诸公议，不忍明说，贴黄掩之。上以拍揭起潜窥。迨讲退，留宋尚书祁以问之。宋备陈其义。上曰：“当筵盍显说。”宋谢曰：“臣子所不忍言，致上昧天鉴，臣等死罪。”仁宗笑

曰：“死生，常理也，何足憚焉”

王文贞公旦释褐知临江县，时狱有合死囚，公一夜不寐，思以计活之。方五鼓，空中人喝直更速起，相公将出厅。果斯须开堂门升厅，急呼死囚出问。公之父中令晋公祐尝曰：“此儿异日必为三公。”因手植三槐于庭以待之，有作诗纪其事者甚多。晋国知制造二十余年，最号淹迟。文正知诰与父相去不十年。入西掖，墙壁间其父翰墨手泽犹在，坐卧不易处。长城钱公若水风鉴最高，与公同直史馆，谓人曰：“王子明既贵且寿，吾进用虽在其先，皆所不及也。”果长城公后四十卒。（首行有缺误）

孙集贤冕，天禧中直馆几三十年，江南端方之士也，节概清直。晚守姑苏，甫及引年，大写一诗于厅壁，诗云：“人生七十鬼为邻，已觉风光属别人。莫待朝廷差致仕，早谋泉石养闲身。去年河北曾逢李（见素），今日淮西又见陈（或云陈、李二公被差者也）。寄语姑苏孙刺史，也须抖擞老精神。”题毕，拂衣归九华，以清节高操羞百执事之颜。朝廷嘉之，许再任，诏下已归，竟召不起。王冀公钦若，里闲交素也。冀公天禧中罢相，以宫保出镇余杭，舫舟苏台，欢好款密，醉谓孙曰：“老兄淹迟日久，且宽衷，当别致拜闻。”公正色曰：“二十年出处中书一素交，潦倒江湖，不预一点化笔，迨事权属他，出庙堂数千里为方面，始以此语见说，得为信乎”冀公愧谢，解舟遂行。

夏英公竦每作诗，举笔无虚致。镇襄阳时，胡秘监旦丧明居襄，性多狷躁，讥毁郡政。英公昔尝师焉，至贵达，尚以青衿待之，而不免时一造焉。一日，谓公曰：“读书乎”曰：“郡事鲜暇，但时得意则为绝句。”胡曰：“试诵之。”公曰：“近有《燕雀诗》，云：燕雀纷纷出乱麻，汉江西畔使君家。

空堂自恨无金弹，任尔啾啾到日斜。”胡颇觉，因少戢。庆历初，被召真拜，将届阙，以言者抨，罢除使相，知杭州。到任以二阍寄执政，曰：“造化平分荷大钧，腰间新佩玉麒麟。南湖不住栽桃李，拟伴沙禽过十春。”又曰：“海雁桥边春水深，略无尘土到花阴。忘机不管人知否，自有沙鸥信此心。”公后镇南京。时张相昇知谏垣，以一诗讽曰：“弱羽伤弓尚未完，孤飞殊不拟鸳鸯。明珠自有千金价，肯与游人作弹丸。”卒不敢以一言及之。

真宗初，诏种隐君放至阙，以敷对称旨。日既高，中人送中书膳，诸相皆盛服俟其来，种隐君韦布止长揖而已。杨大年闻之，颇不平，以诗嘲曰：“不把一言裨万乘，祇叉双手揖三公。”上闻之，独召杨曰：“知卿有诗戏种某。”杨汗浹股栗，不敢匿避。又曰：“卿安知无一言裨朕乎”出一皂囊，内有十轴，乃放所奏之书也。其书曰《十议》，所谓《议道》、《议德》、《议仁》、《议义》、《议兵》、《议刑》、《议政》、《议赋》、《议安》、《议危》（石守道《圣政录》有之）。俾大年观之。从容奏曰：“臣当翊日负荆谢之。”

张尚书咏镇陈台，一日，邸报同年王文贞公旦登庸，乖崖色不甚悦，奋须振臂谓客曰：“朝廷安肯用经纶康济人乎赖余素以直节，自誓束发登仕无两府之志。”时幕中杜寿隆者，乘其语而悦之曰：“贱子素知公无两府意。”遽问曰：“此吾胸中蕴畜，子安得预其知乎”杜曰：“某盖昔尝诵公《柳诗》‘安得辞荣同范蠡，绿丝和雨系扁舟’之句，因所以知之。”慍少解。

乖崖公太平兴国三年科场试《不阵成功赋》，盖太宗明年将有河东之幸，公赋有“包戈卧鼓，岂烦师旅之威；雷动风行，举顺乾坤之德。”自谓擅场，欲夺大魁。夫何有司以对耦显失，

因黜之，选胡旦为状元。公愤然毁裂儒服，欲学道于陈希夷，趋豹林谷，以弟子事之，决无仕志。希夷有风鉴，一见之，谓曰：“子当为贵公卿，一生辛苦。譬犹人家张筵，方笙歌鼎沸，忽中庖火起，座客无奈，惟赖子灭之。然禄在后年。此地非栖憩之所。”乖崖坚乞入道。陈曰：“子性度明躁，安可学道”果后二年，及第于苏易简榜中。希夷以诗遗之云：“征吴入蜀是寻常，鼎沸笙歌救火忙。乞得江南佳丽地，却应多谢脑边疮。”初不甚晓。后果两入蜀定王均、李顺之乱，又急移余杭翦左道僧绍伦妖蛊之叛，至则平定，此征吴入蜀之验也。累乞闲地，朝廷终不允，因脑疮乞金陵养疾，方许之。

张乖崖成都还日，临行封一纸轴付僧文鉴大师者，上题云：“请于乙卯岁五月二十一日开。”后至祥符八年，当其岁也。时凌侍郎策知成都，文鉴至是日，持见凌公曰：“先尚书向以此嘱某，已若干年，不知何物也。乞公开之。”洎开，乃所画野服携筇，黄短褐，一小真也。凌公奇之，于大慈寺阁龕以祠焉。盖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，开真之日，当小祥也。公以剑外铁缙鞬重，设质剂之法，一交一缙，以三年一界换之。始祥符辛亥，今熙宁丙辰，六十六年，计已二十二界矣，虽极智者不可改。

真宗西祀回辇，次河中，时长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诣行在乞临幸，且称“汉、唐旧都，关河雄固，神祇人民无不望天光之下临也。”上意未果，召种司谏放以决之。时种持兄丧于家，既至，真庙携之登鹤鹑楼，与决雍都之幸。种恳奏曰：“大驾此幸有不便者三：陛下方以孝治天下，翻事秦、汉，侈心封禅郡岳，而更临游别都，久抛宗庙，于孝为阙，此其不便一；其百司供拟顿仗事繁，晚春蚕麦已登，深费农务，此不便二；精兵重臣扈从车辂，京国一空，民心无依，况九庙乎此陛下深宜

念之，乃其三也。”上玉色悚然，曰：“臣僚无一语及此者。”放曰：“近臣但愿扈清跸、行旷典、文颂声以邀己名，此陛下当自寤于清衷也。”翊日，传召銮輿还阙，临遣，雍人所幸宜不允。真宗便欲邀放从驾至京，放乞还家林，上曰：“非久必当召卿。”

译经鸿胪少卿、光梵大师惟净，江南李王从谦子也。通敏有先识，解五竺国梵语。庆历中，朝廷百度例务减省。净知言者必废译经，不若预奏乞罢之：“臣闻在国之初，大建译园，逐年圣节，西域进经，合今新旧何啻万轴，盈涵溢屋，佛语多矣。又况鸿胪之设，虚费禄廩，恩锡用给，率养尸素。欲乞罢废。”仁宗曰：“三圣崇奉，朕乌敢罢且又睨贡所籍名件，皆异域文字，非鸿胪安辨”因不允。未几，孔中丞道辅果乞废罢，上因出净疏示之方已。景祐中，景灵宫锯佣解木，木既分，中有虫镂文数十字，如梵书旁行（户郎反）之状，因进呈。仁宗遣都知罗崇勋、译经润文使夏英公竦诣传法院，特诏开堂导译，（每圣节译经，则谓之“开堂”）冀得祥异之语以忤国。独净梵天香导译，逾刻方曰：“五竺无此字，不通辨译。”左珣恚曰：“请大师且领圣意，若稍成文，译馆恩例不浅。”而英公亦以此意讽之。净曰：“某等幸若蠹文稍可笺辨，诚教门之殊光。恐异日彰谬妄之迹，虽万死何补”二官竟不能屈，遂与奏称非字。皇祐三年入灭，碑其塔者此二节特不书，惜哉！

祥符中，日本国忽梯航称贡，非常贡也，盖因本国之东有祥光现，其国素传中原天子圣明，则此光现。真宗喜，敕本国建一佛祠以镇之，赐额曰神光。朝辞日，上亲临遣。夷使回乞令词臣撰一寺记。时当直者虽偶中魁选，词学不甚优赡，居常止以张学士君房代之，盖假其稽古才雅也。既传宣，令急撰寺记。时张尚以小官，醉饮于樊楼，遣人遍京城寻之不得，而夷

人在閤门翘足而待，又中人三促之，紫微大窘。后钱、杨二公玉堂暇日改《闲忙令》，大年曰：“世上何人最得闲司谏拂衣归华山。”盖种放得告还山养药之时也。钱希白曰：“世上何人号最忙紫微失却张君房。”时传此事为雅笑。

种司谏既以三不便之奏谏真宗长安之幸，惟大臣深忌之，必知车辂还阙不久须召，先布所陷之基，使其里旧雷有终讽之曰：“非久朝旨必召，明逸慎忽轻起，当自存隐节。徐宜特削一奏请觐，以问銮驾还阙之良苦。乃君臣之厚诚也。”种深然之。上还京，已渴伫与执政议召种之事，大臣奏曰：“种某必辞免。乞陛下记臣语，久而不召，往往自乞觐。”试召之，诏果不至，辞曰：“臣父幼亡，伯氏鞠育，誓持三年之丧，以报其德。止有数月，乞终其制。”上已微惑。后半年，知河阳孙阁果奏入，具言种某乞诣阙请觐。上大骇，召执政曰：“率如卿料，何邪”大臣曰：“臣素知放之所为，视彼山林若桎梏，盖强隐节以沽誉，岂嘉遯之人耶请此一觐，亦妄心狂动，知鼎席将虚，有大用之觐。陛下宜察之。”盖王文贞旦累章求退之时也。由此宠待遂解，札付河阳，赐种买山银一百两，所请宜不允。是岁遂亡。祥符八年也。种少时有《潇湘感事诗》，曰：“离离江草与江花，往事洲边一叹嗟。汉傅有才终去国，楚臣无罪亦沉沙。凄凉野浦飞寒雁，牢落汀祠聚晚鸦。无限清忠归浪底，滔滔千顷属渔家。”诚先兆也。初，种隐君少时与弟汶往拜陈希夷抔，陈宿戒厨仆：来日有二客，一客膳于廊。才旦果至。惟邀放升堂，殷勤眦睨，以一绝赠之，曰：“鉴中有客曰髭多，鉴外先生识也么。只少六年年六十，此中阴德莫蹉跎。”种都不之晓。但屈指以三语授之曰：“子贵为帝友，而无科名，晚为权贵所陷。”种又乞素履之术。陈曰：“子若寡欲，可满其数。”种因而不娶不媵，寿六十一。

杨大年十一岁，建州送入阙下，真宗亲试一赋一诗，顷刻而就。上喜，令中人送中书，俾宰臣再试。时参政李至状：“臣等今月某日，入内都知王仁睿传圣旨，押送建州十一岁习进士杨亿到中书。其人来自江湖，对扬轩陛，殊无震习，便有老成。盖圣祚承平，神童间出也。臣亦令赋《喜朝京阙诗》，五言六韵，亦顷刻而成。其诗谨封进。”诗内有“七闽波渺邈，双阙气峩峩。晓登云外岭，夜渡月中潮。”断句云“愿秉清忠节，终身立圣朝”之句。

天禧中，宰臣奏：“中书、枢密院接见宾客。然两府慎密之地，亦欲资访天下之良苦，早暮接待，夏滞留机务。又分厅言事，各有异同。欲乞今后中书、枢密院每有在外得替到阙，及在京主执臣僚如有公事，并逐日于巳时已前聚厅见客，已分厅即俟次日，急速者不在此限，非公事不得到中书、密院。”

真宗西祀回，召臣僚赴后苑，宣示御制《太清楼聚书记》、《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》、《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》，皆新制也。笑谓近臣曰：“虽不至精优，却尽是朕亲撰，不假手于人。”语盖旨在杨大年也。《归田录》述之。

景德四年，司天判监史序奏：“今年太岁丁未六月二十五日，五星当聚周分。”既而重奏：“臣寻推得五星自闰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阳行度。按《甘氏星经》曰：‘五星近太阳而辄见者，如君臣，齐明，下侵上之道也；若伏而不见，即臣让明于君。’此百千载未有也，但恐今夜五星皆伏。”真宗亲御禁台以候之，果达旦不见。大赦天下，加序一官，群臣表贺。

寇莱公诗“野水无人渡，孤舟尽日横”之句，深入唐人风格。初，授归州巴东令，人皆以寇巴东呼之，以比前赵渭南、韦苏州之类。然富贵之时，所作诗皆凄楚愁怨，尝为《江南春》二绝，云：“波淼淼，柳依依，孤村芳草远，斜日杏花飞。

江南春尽离肠断，蘋满汀州人未归。”又曰：“杳杳烟波隔千里，白蘋香散东风起。日落汀洲一望时，愁情不断如春水。”余尝谓深于诗者，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，语意清切脱洒孤迈则不无，殊不知清极则志飘，感深则气谢。莱公富贵时，送人使岭南，云“到海只十里，过山应万重。”人以为警绝。晚宰海康，至境首，雷吏呈图经迎拜于道，公问州去海近远，曰：“只可十里。”憔悴奔宰已兆于此矣。予尝爱王沂公曾布衣时，以所业贄吕文穆公蒙正，卷有《早梅》句，云：“雪中未问和羹事，且向百花头上开。”文穆曰：“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状元宰相矣。”后皆尽然。

陈郎中亚有滑稽雄声。知润州，治迹无状，浙宪马卿等欲按之。至则陈已先觉。廉按讫，宪车将起，因觴于甘露寺阁。至卒爵，宪目曰：“将注子来郎中处满着。”陈惊起遽拜，宪讶曰：“何谓，何谓”陈曰：“不敢望满，但得成资保全而去，举族大幸也。”马笑曰：“岂有此事！”既而竟不敢发。有陋儒者，贡所业，举止凡下。陈玩之曰：“试请口占盛业。”生曰：“某卷中有《方地为舆赋》。”诵破题曰：“粤有大德，其名曰坤。”陈应声曰：“吾闻子此赋久矣，得非下句云‘非讲经之座主，乃传法之沙门’乎”满座大笑。陈尤工药名诗，有“棋为腊寒呵子下，衫因春瘦缩纱裁。风月前湖近，轩窗半夏凉”之句，皆不失风雅。

丁晋公贬崖时，权臣实有力焉。后十二年，丁以秘监召还光州。致仕时，权臣出镇许田。丁以后谢之，其略曰：“三十年门馆游从，不无事契；一万里风波往复，尽出生成。”其婉约皆此。又自夔漕召还知制诰，谢两府后：“二星入蜀，难分按察之权；五月渡泸，皆是提封之地。”后云：“谨当揣摩往行，轨躅前修。效慎密于孔光，不言温树；体风流于谢傅，惟

咏苍苔。”

时大臣为枢相，以非辜降节度使，谪汉东。会禁林主诰者素为深仇，贬语云：“公侯之家，鲜克稟训；茅土之后，多或坠宗。具官某亡国之衰绪，孽臣之累姻。”时冢宰谓典诰曰：“万选公其贬语太酷。”禁林曰：“当留数句，以俟后命。”太宰笑曰：“尚未逞憾乎”

石参政中立在中书时，盛文肃度禁林当直，撰《张文节公知白神道碑》，进御罢，呈中书。石急问之：“是谁撰”盛卒对曰：“度撰。”对讠方悟，满堂大笑。又刘中师因上殿赐对，衣腰带，荣君之赐，炫而不换，遂服之谢于其第，乃宝瓶银带也。会方霁，庭中尚泥足，跽坐于泥中，袍带濡渍。石问曰：“郎中贵甲几多”曰若干岁。曰：“果信果信！土入宝瓶，遂有此卦。”

钱思公谪居汉东日，撰一曲曰：“城上风光莺语乱，城下烟波春拍岸。绿杨芳草几时休，泪眼愁肠先已断。情怀渐变成衰晚，鸾鉴朱颜惊暗换。昔年多病厌芳樽，今日芳樽惟恐浅。”每歌之，酒阑则垂涕。时后阁尚有故国一白发姬，乃邓王椒歌鬟惊鸿者也，曰：“吾忆先王将薨，预戒挽铎中歌《木兰花》引绋为送，今相公其将亡乎”果薨于隋。邓王旧曲亦有“帝乡烟雨锁春愁，故国山川空泪眼”之句，颇相类。

吴越旧式，民间尽算丁壮钱以增赋。贫匮之家，父母不能保守，或弃于襁褓，或卖为僮妾，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。真宗一切蠲放，吴俗始苏。

雍熙二年，凤翔奏岐山县周公庙有泉涌。旧老相传时平则流，时乱则竭。唐安史之乱其泉竭。至大中年复流，赐号润德泉。后又涸。今其泉复涌，澄甘莹洁。太宗嘉之。

杨叔贤郎中异，眉州人。言顷有眉守初视事，三日大排，

乐人献口号，其断句云：“为报吏民须庆贺，灾星移去福星来。”新守颇喜。后数日，召优者问：“前日大排，乐词口号谁撰”其工对曰：“本州自来旧例祇用此一首。”

杨叔贤，自强人也，古今未尝许人。顷为荆州幕，时虎伤人，杨就虎穴，磨巨崖，大刻《诫虎文》，如《鳄鱼》之类。其略曰：“咄乎，尔彪！出境潜游。”后改官知郁林，以书托知军赵定基打《诫虎文》数本，书言“岭俗庸犷，欲以此化之”。仍有诗曰：“且将先圣诗书教，暂作文翁守郁林。”赵遣人打碑，次日，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虫咬杀打碑匠二人。荆门止以耆状附递寄答。

范文正公镇余杭，今侍读王乐道公在幕。杨内翰隐甫公察谪信州，未几，召还赴阙，过杭，公厚遇之。特排日遣乐吏往察判厅请乐辞，乐道叱之不作。来日，酒数行，遣吏投书于席，大概言：“陶之学先王之道也，未始游心于优笑之艺。始某从事于幕，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以陶为贺。盖今岩穴蟠潜修立之士，无不由明公之门翦擢至于华显者。独以某不幸吏于左右，公未尝训之以道德，摩之以仁义，反以伎戏之事委之，非其素望也。且金华杨公亦吾儒高第之一人尔，苟某始者躐魏等，历清秩，过执事之境，必不肯以优伶之辞为托也”云云。公以书示隐甫，隐甫笑曰：“波及当司，尤无谓也。”公颇动。既而移镇青社，乐道少安。又王尚书拱辰长安上事日，理掾撰乐词，有“人间合作大丞相，天下犹呼小状元”之句。又梅龙图贻余杭上事日，一曹僚撰《头盏曲》，有“黄阁方开鼎，和羹正待梅”之句。二吏因受知，蒙二公荐擢，不数年并升于台阁，皆系乎幸不幸尔！

太平兴国四年，绵州罗江县罗公山真人罗公远旧庐，有人乘车往来山中，石上有新辙迹，深三尺余，石尽五色。知州仲

士衡缘辙迹至洞口，闻鸡犬声。

兴国七年，嘉州通判王衮奏：“往峨眉山提点白水寺，忽见光相，寺西南瓦屋山上皆变金色，有丈六金身。次日，有罗汉二尊空中行坐，入紫色云中。”

治平中，御史有抨吕状元溱杭州日事者，其语有“欢游叠嶂之间，家家失业；乐饮西湖之上，夜夜忘归。”执政笑谓言者曰：“军巡所由不收犯夜，亦宜一抨。”

李建勋罢相江南，出镇豫章。一日，与宾僚游东山，各事宽履轻衫，携酒肴，引步于渔溪樵坞间，遇佳处则饮。忽平田间一茅舍，有儿童诵书声。相君携策就之，乃一老叟教数村童。叟惊悚离席，改容趋谢，而翔雅有体，气调潇洒。丞相爱之，遂觴于其庐，置之客右，叟亦不敢辄谈。李以晚渴，连食数梨。宾僚有曰：“此不宜多食，号为五脏刀斧。”叟窃笑。丞相曰：“先生之哂，必有异闻。”叟谢曰：“小子愚贱，偶失容于钧重，然实无所闻。”李坚质之，仍胁以巨觥，曰：“无说则沃之。”叟不得已，问说者曰：“敢问‘刀斧’之说有稽乎？”曰：“举世尽云，必有其稽。”叟曰：“见《鹖冠子》。所谓五脏刀斧者，非所食之梨，乃离别之‘离’尔。盖言人之别离，戕伐胸怀，甚若刀斧。”遂就架取一小策，振拂以呈丞相，乃《鹖冠子》也。检之，如其说，李特加重。

金陵赏心亭，丁晋公出镇日重建也。秦淮绝致，清在轩槛。取家篋所宝《袁安卧雪图》张于亭之屏，乃唐周昉绝笔。凡经十四守，虽极爱而不敢辄觊。偶一帅遂窃去，以市画芦雁掩之。后君玉王公琪复守是郡，登亭，留诗曰：“千里秦淮在玉壶，江山清丽壮吴都。昔人已化辽天鹤，旧画难寻《卧雪图》。冉冉流年来京国，萧萧华发老江湖。残蝉不会登临意，又噪西风入座隅。”此诗与江山相表里，为画者之萧斧也。

淳化甲午，李顺乱蜀，张乖崖镇之。伪蜀僭侈，其宫室规模皆王建、孟知祥乘其弊而为之。公至则尽损之，如列郡之式。郡有西楼，楼前有堂，堂之屏乃黄筌画双鹤花竹怪石，众名曰双鹤厅。南壁有黄氏画湖滩山水双鹭。二画妙格冠于两川。贼锋既平，公自坏壁尽置其画为一堂，因名曰画厅。

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侧，嘉泉也，便于漱酌，行客未有不舍车而留者。始，寇莱公南迁日，题于东槛，曰：“平仲酌泉经此，回望北阙，黯然而行。”未几，丁晋公又过之，题于西槛，曰：“谓之酌泉、礼佛而去。”后范补之讽安抚湖南，留诗于寺曰“平仲酌泉回北望，谓之礼佛向南行。烟岚翠锁门前路，转使高僧厌宠幸。”诗牌犹存。

《六快活诗》，长沙致仕王屯田揆讥六君子而作也。六人者，即帅周公沆，漕赵公良规，宪李公硕、刘公舜臣，倅朱景阳、许玄是也。其诗略曰：“湖外风物奇，长沙信难续。衡峰排古青，湘水湛寒绿。舟楫通大江，车轮会平陆。昔贤官是邦，仁泽流丰沃。今贤官是邦，剝啖人脂肉。怀昔甘棠化，伤今猛虎毒。然此一邦内，所乐人才六。漕与二宪僚，守连两通属。高堂日成会，深夜继以烛。帟幕皆绮紈，器皿尽金玉。歌喉若珠累，舞腰如素束。千态与万状，六官欢不足。因成《快活诗》，荐之尧、舜目”云云。余数联皆咄咄猥驳，固不足纪。愚后至长沙，访故老，皆云：“岂有兹事”盖公暇以登临为适，在所皆尔。一酒食遂类猛虎剝脂啖肉之害，果苛政者，复不知如何比邪所以触宪纲，皆自速也。有樊太、傅立二人者，里闲交素，逮乞骸，俱老于故乡，而林泉相依，以二疏风义自高。一旦谤诗既出，急捕樊以胁之，樊义薄无守，悉以游从之事卖之，以求苟免，仍希赏格。狱具，揆坐嘲谤之典，尽削其籍。立以告发获赏，因转一官，昂然拜命，略无三褫之羞。诰辞曰

“为尔交者，不其难乎”诚所谓也。嗟风义薄恶，故录之以自悔。

熙宁而来，大臣尽学术该贯，人主明博，议政罢，每留之询讲道义，日论及近代名臣始终大节。时宰相有举冯道者，盖言历事四朝不渝其守。参政唐公介曰：“兢慎自全，道则有之。然历君虽多，不闻以大忠致君，亦未可谓之完。”宰相曰：“借如伊尹，三就桀而三就汤，非历君之多乎”唐公曰：“有伊尹之心则可。况拟人必于其伦，以冯道窃比伊尹，则臣所未喻也。”率然进说，吐辞为经，美哉！

“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心碧，暝色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。玉梯空伫立，宿雁归飞急。何处是归程，长亭连短亭。”（止）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，复不知何人所撰。魏道辅泰见而爱之。后至长沙，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，乃知李白所作。

又欧阳公顷谪滁州，一同年（忘其人）将赴阊倅，因访之，即席为一曲歌以送，曰：“记得金銮同唱第，春风上国繁华。而今薄宦老天涯，十年岐路，孤负曲江花。闻说阊山通阊苑，楼高不见君家。孤城寒日等闲斜，离愁无尽，红树远连霞。”其飘逸清远，皆白之品也。公不幸晚为儉人构淫艳数曲射之，以成其毁。予皇祐中，都下已闻此阊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。嗟哉！不能为之力辨。公尤不喜浮图。文莹顷持苏子美书荐谒之，迨还吴，蒙诗见送，有“孤闲竺乾格，平淡少陵才”，及有“林间著书就，应寄日边来”之句，人皆怪之。

宋郑公庠省试《良玉不琢赋》，号为擅场。时太宗胥内翰偃考之酷爱，必谓非二宋不能作之，奈何重叠押韵，一韵有“环奇擅名”及“而无刻画之名”之句，深惜之，密与自改“擅名”为“擅声”。后圯之于第一。殆发试卷，果郑公也。胥公

孳孳于后进，故天圣、明道间得誉于时，若欧阳公等皆是。后虽贵显，而眷盼亦衰。故学士王平甫撰《胥公神道碑》，略云：“诸孤幼甚，归于润州。公平日翦擢相踵，而材势大显者无一人所助，独宋郑公恤其家甚厚。”盖兹事也。

伪吴故国五世同居者七家，先主昇为之旌门闾，免征役。尤著者江州陈氏，乃唐元和中给事陈京之后，长幼七百口，不畜仆妾，上下雍睦。凡巾栉梳架及男女授受通向婚葬，悉有规制。食必群坐广器，未成人者别一席。犬百余只，一巨船共食，一犬不至，则群犬不食。别墅建家塾，聚书。延四方学者，伏腊皆资焉。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。

晏元献公撰《章懿太后神道碑》，破题云：“五岳峥嵘，昆山出玉；四溟浩渺，丽水生金。”盖言诞育圣躬，实系懿后。奈仁宗夙以母仪事明肃刘太后，膺先帝拥祐之托，难为直致。然才者则爱其善比也，独仁宗不悦，谓晏曰：“何不直言诞育朕躬，使天下知之。”晏公具以前意奏之。上曰：“此事卿宜置之，区区不足较，当更别改。”晏曰：“已焚草于神寝。”上终不悦。迨升祔，二后赦文孙承旨扑当笔，协圣意直叙曰：“章懿太后丕拥庆美，实生眇冲，顾复之恩深，保绥之念重，神驭既往，仙游斯邈。嗟乎！为天下之母，育天下之君，不逮乎九重之承颜，不及乎四海之致养，念言一至，追慕增结。”上览之，感泣弥月。明赐之外，愁以东宫旧玩密赉之。岁余参大政。

天圣七年，曹侍中利用因侄洵聚无赖不轨，狱既具，有司欲尽劾交结利用者。时儉人幸其便，阴以文武四十余人讽之俾深治。仁宗察之，急于手诏：“其文武臣僚内有先曾与曹利用交结往还、曾被荐举及尝亲昵之人，并不得节外根问。其中虽有涉洵之事者，恐或诬误，亦不得深行锻炼。”其仁恤至此。

是年，圣算方二十。

天圣七年，晏元献公奏：“朝廷置职田，盖欲稍资俸给，其官吏不务至公，以差遣徇饶竞者极众，屡致讼言，上烦听览，欲乞停罢。”时可其奏，但令佃户逐年收课利，类聚天下都数，纽价均散见仕官员。至九年二月，忽降敕：“国家均敷职田，以厉清白，向因侥幸，遂行停罢。风闻搢绅之间持廉守道者甚众，苦节难守，宣布明恩，愁仍旧贯。审官、三班、流内铨今后将有无职田处均济公平定夺，差遣不得私徇。”

咸平中，翰林李昌武宗谔初知制诰，至西掖，追故事独无紫薇，自别野移植。闻今庭中者，院老吏相传犹是昌武手植。晏元献与赋于壁曰：“得自莘野，来从召园。有昔日之绛老，无当时之仲文。观茂悦以怀旧，指蔽芾以思人。”

太宗第七女申国大长公主平生不茹葷。端拱初，幸延圣寺，抱对佛愿舍为尼。真宗即位，遂乞削发。上曰：“朕之诸妹皆厚赐汤邑，筑外馆以尚天姻，酬先帝之爱也。汝独愿出家，可乎”申国曰：“此先帝之愿也。”坚乞之，遂允。进封吴国，赐名清裕，号报慈正觉大师，建寺都城之西，额曰崇真。藩国近戚及掖庭嫔御愿出家者，若密恭懿王女万年县主、曹恭曹王女惠安县主凡三十余人，皆随出家。诏普度天下僧尼。申国俗寿止三十八，尼夏十有六入灭。

冀公王钦若淳化二年自怀州赴举，与西州武覃偕行，途次圃田，忽失公所在。覃遂止于民家，散仆寻之。俄见仆阔步而至，惊悸言曰：“自此数里有一神祠，见公所乘马驰缰宇下，某径至萧屏，有门吏约云‘令公适与王相欢饮，不可入也。’某窃窥，见其中果有笙歌杯盘之具。”覃亟与仆同往，见公已来，将半酣矣。询之，笑而不答。覃却到民家，指公会处，乃裴晋公庙。覃心异之，知公非常人矣。公登第后，不数年为翰

林学士。使两川，回轺至褒城驿，方憩于正寝，将吏忽见导从自外而至，中有一人云：“唐宰相裴令公入谒。”公忻然接之。因密谓公大用之期，乃怀中出书一卷，示公以富贵爵命默定之事，言终而隐。及公登庸，圃田神祠出俸修饰，为文纪之。

石延年曼卿为秘阁校理，性磊落，豪于诗酒。明道元年，以疾卒。曼卿平生与友人张生尤善，死后数日，张生梦曼卿骑青驴引数苍头过生，谓生曰：“我今已作鬼仙，召汝偕往。”生以母老，固辞久之。曼卿怒，登驴而去，顾生曰：“汝太劣，吾召汝安得不从！今当命补之同行矣。”后数日，补之遂卒。补之乃范讽字。今仪真有碑石，序其事尤详。

太参元厚之公成童时，侍钱塘府君于荆南，每从学于龙安僧舍。后二十年，公以龙图、贰卿帅于府，昔之老僧犹有在昔，引旌钺访旧斋，而门径窗扉及泉池钓游之迹，历历如昨。公感之，因构一巨堂，榜曰碧落。手写诗于堂，诗有“九重侍从三明主，四纪乾坤一老臣”，及“过庐都失眼前人”之句。虽向老，而男子雄贍之气殊未衰竭。未几，果以翰林召归为学士。俄而又参熙宁天子大政，真所谓乾坤老臣也。其堂遂为后进之大劝。

 卷中

真宗居藩邸，升储宫，命侍讲邢昺说《尚书》凡八席，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皆数四。既即位，咸平辛丑至天禧辛酉二十一年之间，虽车辂巡封，遍举旷世阔典，其间讲席岁未尝辍。至末年，诏直阁冯公元讲《周易》，止终六十四卦，未及《系辞》，以元使虏，遂罢。及元归，清躯渐不豫。后仁宗即位半年，侍臣以崇政殿阁所讲遗编进呈。方册之上，手泽凝签，及细笔所记异义，历历尽在。两宫抱泣于灵幄数日。命侍臣撰《讲席记》。

仆射相国王公至道，丙申岁，为谯幕，因按逃田饥而流亡者数千户，力谋安集，疏奏乞贷种粒、牛、粮，恳诉其苦，朝廷悉可之。一夕，次蒙城驿舍，梦中有人召公出拜，空中紫绶象简者，貌度凝重，如牧守赴上之仪，遣一绿衣小童遗公曰：“以汝有忧民深心，上帝嘉之，赐此童为宰相子。”受讫即寤。迨晓，憩食于楚灵王庙，作诗志于壁。是夕，夫人亦有祥兆而因娠焉。后果生一子，即庆之是也。器格清粹，天与文性，未十岁，公已贵，荫为奉礼郎。耻门调，止称进士，或号栖神子，惟谈紫府丹台间事。有《古木诗》“不逢星汉使，谁识是灵槎”。祥符壬子岁，谓所亲曰：“上元夫人命我为玉童，只是吾父未受相印，受，则吾去矣。”不数日，公正拜，庆之已疾，公忆丙申之梦，默不敢言。不逾月，庆之卒，年十七。真宗闻其

才，矜恤特甚，命尚宫就宅加赠襚，诏赐进士及第，焚诰于室。

徐骑省铉在江南日，著书已多，乱离散失，十不收一二，传者止文集二十卷。方成童，铉于水滨，忽一狂道士醉叱之，曰：“吾戒汝只在金鱼庙，何得窃走至此！”以杖将怒击。父母亟援之。仍回目怒视曰：“金鱼将迁庙于邠，他日挹于庙亦未晚。”因不见。后果谪官于邠，遂薨，无子。

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，酷愤时文之弊，力振古道。时庠序号为全盛之际，仁宗孟夏銮舆有玉津钹麦之幸，道由上庠。守道前数日于首善堂出题曰《诸生请皇帝幸国学赋》，糊名定优劣。中有一赋云“今国家始建十亲之宅，新封八大之王。”盖是年造十王宫，封八大王元俨为荆王之事也。守道晨兴鸣鼓于堂，集诸王谓之曰：“此辈鼓篋游上庠，提笔场屋，稍或出落，尚腾谤有司，悲哉！吾道之衰也。如此是物宜遽去，不尔，则鼓其姓名，挹以惩其谬。”时引退者数十人。

高副枢若讷一旦召姚嗣宗晨膳，忽一客老郎官者至，遂自举新诗喋喋不已。日既高，宾主尽馁，无由其去。姚亦关中诗豪，辨讵无羁，潜计之，此老非玩不起。果又举《甘露寺阁诗》云：“下观扬子小”，姚应声曰：“宜对‘卑末狗儿肥’。”虽愠，不已。又举《秋日峡中感怀》曰：“猿啼旅思凄”，姚应曰：“好对‘犬吠王三嫂’。”老客振色曰：“是何下辈余场屋驰声二十年”，姚对曰：“未曾拨断一条弦。”因奋然而去。高大喜，因得就匕。

一岁，潭州试僧童经，一试官举经头一句曰：“三千大千时谷山”，一闽童接诵辍不通，因操南音上请曰：“上覆试官，不知下头有世界耶，没世界耶”群官大笑。

安鸿渐有滑稽清才，而复内惧。妇翁死，哭于柩。其孺人素性严，呼入縗幕中诟之曰：“汝哭何因无泪”渐曰：“以帕

拭干。”妻严戒曰：“来日早临（去声），定须见泪。”渐曰：“唯。”计既窘，来日以宽巾湿纸置于额。大叩其颡而恸。恸罢，其妻又呼入窥之。妻惊曰：“泪出于眼，何故额流”渐对曰：“仆但闻自古云‘水出高原’。”鸿渐《秋赋》警句曰：“陈王阁上，生几点之青苔；谢客门前，染一溪之寒水。”有才雅，以凉德尽掩之，然不闻有遗行。

魏侍郎瓘初知广州，忽子城一角颓垫，得一古砖，砖面范四大字云“委于鬼工”，盖合而成“魏”也。感其事，大筑子城。才罢，诏还，除仲待制简代之。未几，侂智高寇广。其外城一击而摧，独子城坚完，民逃于中，获生者甚众。贼退，帅谪筠州。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备，加谏议，再知广，二年召还。公以筑城之效，自论久不报，有感怀诗曰：“羸羸霜发一衰翁，踪迹年来类断蓬。万里远归双阙下，一身闲在众人中。螭头赐对恩虽厚，雉堞论功事已空。淮上有山归未得，独挥清涕洒春风。”文潞公采诗进呈。加龙图，尹京。魏诗精处，《五羊书事》曰：“谁言岭外无霜雪，何事秋来亦满头”之句。

郑内翰毅夫公知荆南，一日，虎入市啣数人，郡大骇，竞修浮图法禳之。郑公谕士民曰：“惟城隍庙在子城东北，实闾井系焉，荒颓久不葺，汝曹盍以斋金修之”独一豪陈务成者前对曰：“某愿独葺，不须斋金也。”因修之。换一巨梁，背凿一窍，阌一版于窍中，字在其下，宛若新墨，云“惟大周广顺二年，岁次壬子五月某日建”。其傍大题四字，曰“遇陈则修”。陈氏以缙巾裘之献于府。郑公奇之，特为刊其事于新梁之胁，其末云：“噫！此能以物之极理推而至于斯乎，宁得先知之神乎可疑者，何古人独能而今人不能治乎丁未岁十月，安陆郑獬于荆南画堂记之。”后，今大参元公镇荆，文莹因道其事，愿以其文刻于庙，求公一后序，以必信于世，公欣然诺之。未几，

以翰林召归为学士，逮参大政，兹事因寝，尚郁于心。

皇祐中杨待制安国迓英阁讲《周易》至“节卦”，有“慎言语，节饮食”之句。杨以语朴，仁宗反问贾魏公曰：“慎何言语，节何饮食”魏公从容进其说曰：“在君子言之，则出口之言皆慎，入口之食皆节；在王者言之，则命令为言语，燕乐为饮食。君天下者当慎命令，节燕乐。”上大喜。后讲《论语》，当经者乃东北一明经臣，讲至“自行束修以上”之文，忽进数谈，殆近乎攫，曰：“至于圣师诲人尚得少物，况余人乎”侍筵群公惊愧汗浹。明日，传宣经筵臣僚名赐十缗。诸公皆耻之，方议共纳，时宋莒公庠留身，奏：“臣闻某人经筵进鄙猥之说，自当深谴，反以锡赐，诚谓非宜。然余臣皆已行之，命拜赐可也。若臣弟祁，以臣在政府，于义非便，今谨独纳。”上笑曰：“若卿弟独纳，不独妨诸臣，亦貽某人之羞。但传朕意受之。”

祥符四年，驾幸汾阴，起偃师，驻蹕永安。天文院测验浑仪杜贻范奏：“卯时二刻，日有赤黄辉气，变为黄珥，又变紫气，巳时后辉气复生。”

祥符四年正月，天书至郑州，有鹤一只西来，两只南来，盘旋久之不见。是日午时，车驾至行宫，复有鹤三只飞于行宫之上。

寇忠愍罢相，移镇长安，惊恍牢落，有恋阙之兴，无阶而入。忽天书降于乾祐县，指使朱能传意密谕之，俾公保明入奏，欲取信于天下。公损节遂成其事，物议已讥之。未几，果自秦川再召入相。将行，有门生者忘其名请独见，公召之，其生曰：“某愚贱，有三策辄渎钧重。”公曰：“试陈之。”生曰：“第一、莫若至河阳称疾免覲，求外补以远害。第二、陛覲日，便以乾祐之事露诚奏之，可少救平生公直之名。第三、不过入

中书为宰相尔。”公不悦，揖起之。后诗人魏野以诗送行，中有“好去上天辞将相，归来平地作神仙”之句，盖亦警之为赤松之游。竟不悟，至有海康之往。

汝州叶县大井涸，忽得一石，上刻四句云：“叶邑之阴，汝颍之东，兹有国宝，永藏其中。”叶人大惑，谓之神石，置于县祠中，享祷日盛。贪夫至有濬井掘田，愿求国宝者累岁未已。忽一客因游仙岛观北极殿，有一础为柱所压，柱棱外镌四句犹可见，曰“赋世永算，享国巨庸，子贤而嗣，命考而终”。其客徐以庙中神石之句合之，其韵颇协，量之，复长短无差。白邑宰取其础观，乃唐开成中一中郎将墓志尔，安础时欲取其方，因裁去，余石弃井中，后得之。遂解惑焉。

吕申公累乞致仕，仁宗眷倚之重，久之不允。他日，复叩于便坐。上度其志不可夺，因询之曰：“卿果退，当何人可代？”申公曰：“知臣莫若君，陛下当自择。”仁宗坚之，申公遂引陈文惠尧佐曰：“陛下欲用英俊经纶之臣，则臣所不知。必欲图任老成，镇静百度，周知天下之良苦，无如陈某者。”仁宗深然之，遂大拜。后文惠公极怀荐引之德，无以形其德，因撰《燕词》一阕，携觞相馆，使人歌之曰：“二社良辰，千秋庭院，翩翩又见新来燕。凤凰巢稳许为邻，潇湘烟螟来何晚。乱入红楼，低飞绿岸，画梁时拂歌尘散。为谁归去为谁来，主人恩重朱帘卷。”申公听歌，醉笑曰：“自恨卷帘人已老。”文惠应曰：“莫愁调鼎事无功。”老于岩廊，酝藉不减。顷为浙漕，有《吴江诗》：“平波渺渺烟苍苍，菰蒲才熟杨柳黄。扁舟系岸不忍去，秋风斜入鲈鱼乡。”又《湖州碧澜堂诗》：“苕溪清浅雪溪斜，碧玉光寒照万家。谁向月明终夜听，洞庭渔笛隔芦花。”

余顷与凌叔华郎中景阳登襄阳东津寺阁，凌博雅君子也，

蔡君谟、吴春卿皆昔师之，素称韩墨之妙。时寺阁有旧题二十九字在壁者，字可三寸余，其体类颜而逸，势格清美，无一点俗气。其语数句，又简而有法，云：“杨孜襄阳人，少以词学名于时，惜哉不归！今死矣，遗其亲于尺土之下，悲夫！”止吾二人者徘徊玩之，不忍去。恨不知写者为谁，又不知所题之事。后诒之于襄人，乃杨庶几学士，死数载，弃双亲之殡在香严界佛舍中已廿年。

郑毅夫公入翰林为学士，后数月，今左揆王相国继入，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。郑公奏曰：“臣德业学术及天下士论皆在王某之下，今班列翻居其上，臣所不遑，欲乞在下。”主上面谕之，揆相固辞曰：“岂可徇郑某谦抑而变祖宗典故耶？”又数日，郑公乞罢禁林以避之，主上特传圣语：“王某班列在郑某之上，不得为永例。”后揆相为郑父纾志其墓，语笔优重，至挽词有“欲知阴德事，看取玉堂人”之句，佳其谦也。

潘佑事江南，既获用，恃恩乱政，谮不附己者，颇为时患。以后主好古重农，因请稍复井田之法，深抑兼并，民间旧买之产使即还之，夺田者纷纷于州县。又按《周礼》造民籍，旷土皆使树桑，民间舟车、碓硩、箱篋、钁钁之物悉籍之。符命旁午，急于星火，吏胥为奸，百姓大挠，几聚而为乱。后主寤，急命罢之。佑有文而容陋，其妻右仆射严续之女，有绝态。一日晨妆，佑潜窥于鉴台，其面落鉴中，妻怖遽倒，佑怒其恶己，因弃之。佑方卅，未入学，已能文，命笔题于壁曰：“朝游苍海东，暮归何太速。祗因骑折玉龙腰，谪向人间三十六。”果当其岁诛之。

诗人鲍郎中当知睦州日，尝言桐庐县一民兼并刻剥，闾里怨之，尽诅曰：“死则必为牛。”一旦死，果邻村产一白牛，腹旁分明题其乡社、名姓。牛主潜报兼并之子。亟往窥子，既

果然，亦悲恨无计。又恐其事之暴，欲以价求之。其民须得百千方售，其孤亦如数赠之。既得之，遂鬻于家。未几，一针笔者持金十千首于郡曰：“某民令我刺（入声）字于白牛腹下，约得金均分，今实不均，故首之。”吏鞠刺时之事。曰：“以快刀剃去毳毛，以针墨刺字，毛起，则宛如天生。”鲍深嫉之，黥二奸，窜于岛。

庆历中，一日，丞相将出中书，候午漏未上，因从容聚厅闲话，评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续阅阅之盛。诸公屈指，若文臣惟韩大参亿之家，武臣惟夏宣徽守贇之家。堂吏驰白韩、夏二宅，以为美报。

冲晦处士李退夫者，事矫怪，携一子游京师，居北郊别墅，带经灌园，持古风外饰。一日，老圃请撒园葵，即《博物志》张騫西域所得胡葵是也。俗传撒此物，须主人口诵猥语播之则茂。退夫者固矜纯节，执菜子于手撒之，但低声密诵曰：“夫妇之道，人伦之性”云云，不绝于口。夫何客至，不能讫事，戒其子使毕之。其子尤矫于父，执余子咒之曰：“大人已曾上闻。”皇祐中，馆阁以为雅戏，凡或谈话清谈，则曰：“宜撒园葵一巡。”

冯大参当世公始求荐于武昌，会小宗者庸谬寡鉴，坚欲黜落，又欲置于未缀。时鄂倅南宫诚监试，当拆封定卷，大不平，奋臂力主之，须俾魁送。小宗者理沮，不免以公冠于乡版。果取大魁，释褐除荆南倅。南宫迁潭倅，公以诗寄谢曰：“尝思鹏海隔飞翮，曾得天风送羽翰。恩比丘山何以戴，心同金石欲移难。经年空叹音题绝，千里长思道义欢。每向江陵访遗治，邑人犹指县题看。”笺云：“江陵县额，即君临治时亲墨也。”

杨文公由禁林为汝守，张尚书咏移书云：“张老子今年七十矣，气血衰劣，洒然沉昏，入静自守，以真排邪。忽睹来缄，

不审大年官若是，而守若是。又思大年气薄多病，应遂移疾之请。盛年辞荣，是名高格。若智不及，气屑屑罹祸者，自古何限！大年素养道气，宜终窆扫地，莫致润屋，得君得时，无害生民。大年知张老子乎老子心无蕴畜，绝情绝思，顾身世若脱屣，岂能念他人乎大年自持，不宣咏白。”其语直气劲如乖崖之在目。干宝《晋书》称王献之尝云：“吾于文章书札，识人之形貌情性”，真所谓也。

崔公谊者，邓州德学生也，累举不第，后竟因舅氏贾魏公荫，补莫州任丘簿。熙宁初，河北地震未已，而公谊秩满，挈家已南行数程。一夕，宿孤村马铺中，风电阴黑。夜半，急叩门呼曰：“崔主簿在否”送还仆曰：“在。”又呼曰：“莫州有书。”崔闻之，方披衣遽起，未开门，先问：“何人书”曰：“无书，只教传语崔主簿，君合系地动压杀人数，辄敢擅逃过河，已收魂岱岳，到家速来。”迨开门，寂无所睹。其妻乃陈少卿宗儒之女，陈卿时知寿州。崔度其必死，遂兼程送妻孥至寿阳，次日遂卒。

宝元己卯岁，予游泗州昭信县，时大龙胡公中复初筮尉此邑，因获谒之。一日往访，其厅已摧，延别斋会话，且述栋挠之由，云：“此厅不知其几千百年，凡直更者无一夕不在其下。今日五鼓忽摧，仆大惊，已谓更人必齏粉矣，急开堂扉呼之，五吏俱声喏。仆怪问曰：‘汝辈夜来何处打更’更夫对曰：‘某等皆见甲士数人仗戈叱起，令速移东廊，稍缓则死。时惊怖颠仆，疾走而去，未及廊，其厅已摧。’”公因谓予曰：“台隶，贱人也，动静尚有物卫之，况崇高聪明乎”予后还余杭，犹忆公以诗送行，有“谈经飞辨伏簪绅，杯渡西来访故人”之句。

太宗善望气。一岁春晚，幸金明，回辇至州北合欢拱圣营，

雨大下。时有司供拟无雨仗，因驻蹕辕门以避之。谓左右曰：“此营他日当出节度使二人。”盖二夏昆仲守恩、守赞在营方，后侍真庙于藩邸，当龙飞，二公俱崇高。后守恩节为度使，守赞知枢密院事，终于宣徽南、北院使。

胡大监旦丧明岁久，忽襄阳奏入，胡某欲诣阙乞见。真宗许之。既到阙，王沂公曾在中书，谓诸公曰：“此老利吻，若获对，必妄忤时政。”因先奏曰：“胡某瞽废日久，廷陛蹈舞失容，恐取笑于仗卫，乞令送中书问求见之因。”真宗令中人閤门传宣，送旦于中书，或有陈叙，具封章奏上。胡知必庙堂术也，甚憾之。至堂方及席，沂公与诸相具诸生之礼，列拜于前，旦但长揖。方坐，沂公问丈曰：“近目疾增损如何？”胡曰：“近亦稍减，见相公、参政只可三二分来人。”其凉德率此。再问所来之事，坚乞引对。中人再传圣语。既无计，但言襄阳无书乞赐一见。诸相曰：“此必不可得。”急具札子奏，批下，奉圣旨依奏，乞见宜不允。

尹师鲁为渭帅，与刘沔、扈、董士廉辈议水逻城事。既矛盾，朝旨召尹至阙，送中书，给纸札供析。昭文吕申公因聚厅啜茶，令堂吏置一瓯投尹曰：“传语龙图，不欲攀请，只令送茶去。”时集相幸师鲁之议将屈，笑谓诸公曰：“尹龙图莫道建茶磨去磨来，浆水亦咽不下。”师鲁之幄去政堂切近，闻之，掷笔于案，厉声曰：“是何委巷猥语辄入庙堂，真治世之不幸也！”集相愧而衔之。后致身于祸辱，根于此也。

范文正公镇青社，会河朔艰食，青之與赋移博州置纳，青民大患犂置之苦，而河朔斛价不甚翔踊。公止戒民本州纳，价每斗三鍰，给抄与之，俾签幕者挽金往干，曰：“博守席君夷亮，余尝荐论，又足下之妇翁也。携书就彼，坐仓以倍价招之，事必可集。赍巨榜数十道，介其境则张之。设郡中不肯假廩，

寄僧舍可也。”签禀教行焉，至则皆如公料。村斛时为厚价所诱，贸者山积，不五日遂足。而博斛亦衍，斛金尚余数千缗，随等差给还。青民因立像祠焉。

舒州祖山因芟薙萝蔓，得一诗，刻在峭壁，乃杜牧之《金陵怀古》也。曰：“《玉树》歌沉王气终，景阳兵合曙楼空。梧桐远近千家冢，禾黍高低六代宫。石燕拂云晴亦雨，江豚翻浪夜还风。英雄一去豪华尽，唯有江山似洛中。”遍阅集中无之，必牧之之作也。又《薛许昌集》中见之。

王冀公钦若乡荐赴阙，张仆射齐贤时为江南漕，以书荐谒钱希白公易。时以才名，方独步馆阁。适会延一术士以考休咎，不容通谒。冀公局促门下，因厉声诟闾人，术者遥闻之，谓钱曰：“不知何人耶若声形相称，世无此贵者，但恐形不副貌耳。愿邀之，使某获见。”希白召之。冀公单微远人，神骨疏瘦，复赘于颈，而举止山野。希白蔑视之。术者悚然，侧目瞻视。冀公起，术者稽顙兴叹曰：“人中之贵有此十全者！”钱戏曰：“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”术人正色曰：“公何言欤！且宰相何时而无，此君不作则已，若作之，则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，至死有庆而无吊。不完者，但无子尔。”钱戏曰：“他日将陶铸吾辈乎”术者曰：“恐不在他日，即日可待，愿公毋忽。”后希白方为翰林学士，冀公已真拜。

唐质肃公介一日自政府归，语诸子曰：“吾备位政府，知无不言，桃李固未尝为汝辈栽培，而荆棘则甚多矣。然汝等穷达莫不有命，惟自勉而已。”

刘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，东吴端清之士也。方强仕之际，已恬于进。撰一阕以见志，曰：“挂冠归去旧烟萝，闲身健，养天和。功名富贵非由我，莫贪他，这岐路，足风波。水晶宫里家山好，物外胜游多。晴溪短棹时时醉，唱里 菱罗，天公

奈我何”后将引年，方得请为三茅宫僚，始有养天和之渐，夫何已先朝露，歌此阕几三十年。信乎！一林泉与轩冕难为必期。

宋九释诗惟惠崇师绝出，尝有“河分岗势断，春入烧痕青”之句，传诵都下，籍籍喧著。余缙遂寂寥无闻，因忌之，乃厚诬其盗。闽僧文兆以诗嘲之，曰：“河分岗势司空曙，春入烧痕刘长卿。不是师兄偷古句，古人诗句犯师兄。”

寇莱公一日延诗僧惠崇于池亭，探阄分题，丞相得“池上柳”，“青”字韵；崇得“池上鹭”，“明”字韵。崇默绕池径，驰心于杳冥以搜之，自午及晡，忽以二指点空，微笑曰：“已得之，已得之。此篇功在‘明’字，凡五押之俱不倒，方今得之。”丞相曰：“试请口举。”崇曰：“照水千寻迥，栖烟一点明。”公笑曰：“吾之柳，功在‘青’字，已四押之终未惬，不若且罢。”崇诗全篇曰：“雨绝方塘溢，迟徊不复惊。曝翎沙日暖，引步岛风清。”及断句云：“主人池上凤，见尔忆蓬瀛。”

范文正公谪睦州，过严陵祠下，会吴俗岁祀，里巫迎神，但歌《满江红》，有“桐江好，烟漠漠。波似染，山如削。绕严陵滩畔，鹭飞鱼跃”之句。公曰：“吾不善音律，撰一绝送神，曰‘汉包六合网英豪，一个冥鸿惜羽毛。世祖功臣三十六，云台争似钓台高’。”吴俗至今歌之。

太祖皇帝将展外城，幸朱雀门，亲自规画，独赵韩王普时从幸。上指门额问普曰：“何不祇书‘朱雀门’，须著‘之’字安用”普对曰：“语助。”太祖大笑曰：“之乎者也，助得甚事。”

一岁，潭州一巨贾私藏蚌胎，为关吏所搜，尽籍之，皆南海明胎也。在仕无不垂涎而爱之，太守而下轻其估，悉自售焉。唐质肃公介时以言事谪潭倅，分珠狱发，奏方入，仁宗预料谓

近侍曰：“唐介必不肯买。”案具奏核，上览之，果然。真所谓“知臣莫若君”也。

开平元年，梁太祖即位，封钱武肃镠为吴越王。时有讽钱拒其命者，钱笑曰：“吾岂失为一孙仲谋耶”拜受之。改其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。是年省莖莖，延故老，旌钺鼓吹振耀山谷。自昔游钓之所，尽蒙以锦绣，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。旧贸盐肩担，亦裁锦韬之。一邻媪九十余，携壶浆角黍迎于道。镠下车亟拜。媪抚其背，犹以小字呼之，曰：“钱婆留，喜汝长成。”盖初生时光怪满室，父惧，将沉于苕溪，此媪酷留之，遂字焉。为牛酒大陈乡饮，别张蜀锦为广幄，以饮乡妇。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，百岁已上玉樽。时黄发饮玉者尚不减十余人。镠起，执爵于席，自唱《还乡歌》以娱嫔曰：“三节还乡兮挂锦衣，吴越一王驷马归。临安道上列旌旗，碧天明明兮爱日辉。父老远近来相随，家山乡眷兮会时稀，斗牛光起兮天无欺。”（止）时父老虽闻歌进酒，都不之晓。武肃觉其欢意不甚浹洽，再酌酒，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，词曰：“你辈见依底欢喜（吴人谓依为我），别是一般滋味子（呼“味”为“寐”），永在我依心子里。”（止）歌阕，合声赓赞，叫笑振席，欢感闾里。今山民尚有能歌者。

余杭能万卷者，浮图之真儒，介然持古人风节。有奥学，著《典类》一百廿卷。天禧中，秘馆购书，王冀公钦若特请附焉。冀公尤所礼重。其居延庆寺，在大慈坞，时儒皆抱经授业。师居尝喜阅《唐韵》，诸生长窃笑。一日出题于法堂曰“枫为虎赋”，其韵曰“脂入于地，千岁成虎”。诸生皆不谕，固请之，不说。凡月余，检经、史殆百家，会最小说，俱未见者。搁笔以听教，师曰：“闻诸君笑老僧酷嗜《唐韵》，兹事止在“东”字韵第二版，请详阅。”诸生检之，果见“枫”字注中

云：“黄帝杀蚩尤，弃其桎梏，变为枫木，脂入地千年，化为虎魄。”后诸生始敬此书。又有云松液入地为虎魄者。唐李峤《咏虎魄诗》有“曾为老伏苓，本是寒松液。蚊蚋落其中，千年犹可覷”之句，未知孰是。余顷见虎魄中蚊蚋数枚，凝结在内，信峤诗不诬。

江南李后主煜性宽恕，威令不素著，神骨秀异，骀齿，一目有重瞳，笃信佛法。殆国势危削，自叹曰：“天下无周公、仲尼，君道不可行，但著《杂说》百篇以见志。”十一月，猎于青龙山，一牝狙触网于谷，见主两泪，稽顙搏膺，屡指其腹。主大怪，戒虞人保以守之。是夕，果诞二子。因感之，还幸大理寺，亲录囚系多所，原贷一大辟妇，以孕在狱，产期满则伏诛，未几亦诞二子。煜感牝狙之事，止流于远。吏议短之。

退傅张邓公士逊晚春乘安輿出南薰，缭绕都城，游金明。抵暮，指宜秋而入，阍兵捧门牌请官位，退傅止书一阕于牌，云：“闲游灵沼送春回，关吏何须苦见猜。八十衰翁无品秩，昔曾三到凤池来。”

江南钟辐音，金陵之才生，恃少年有文，气豪体傲。一老僧相之曰：“先辈寿则有矣，若及第则家亡，记之！”生大悖，曰：“吾方掇高第以起家，何亡之有。”时樊若水女才质双盛，爱辐之才而妻之。始燕尔，科诏遂下。时后周都洛，辐入洛应书，果中选于甲科第二。方得意，狂放不还，携一女仆曰青箱，所在疏纵。过华州之蒲城，其宰仍故人，亦酝藉之士，延留久之。一夕盛暑，追凉于县楼，痛饮而寝，青箱侍之。是夕，梦其妻出一诗为示，怨责颇深，诗曰：“楚水平如练，双双白鸟飞。金陵几多地，一去不言归。”梦中怀愧，亦戏答一诗，曰：“还吴东下过蒲城，楼上清风酒半醒。想得到家春已暮，海棠千树欲凋零。”既寤，颇厌之，因理装渐归。将至采石渡，

青箱心疼，数刻暴卒。生感悼无奈，忽忽槁葬于一新坟之侧，急图到家。至则门巷空阒，榛荆封郤，妻亦亡已数月。访亲邻，樊亡之夜，乃梦于县楼之夕也。后数日，亲友具舟携輶致奠于葬所，即青箱槁葬之侧新坟乃是，不植他木，惟海棠数枝，方叶凋萼谢，正合诗中之句。因拊膺长恸曰：“信乎！浮图师‘及第家亡’之告。”因竟不仕，隐钟山，著书守道，寿八十余。江南诸书及小说皆无，惟《潘祐集》中有樊氏《墓志》，事与此稍同。

钱思公镇洛，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。时河南以陪都之要，驿舍常阙。公大创一馆，榜曰临辕。既成，命谢希深、尹师鲁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，曰：“奉诸君三日期，后日樊请水榭小饮，希示及。”三子相犄角以成其文，文就，出之相较。希深之文仅五百字，欧公之文五百余字，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之，语简事备，复典重有法。欧、谢二公缩袖曰：“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，吾二人者当匿之。”丞相果召，独师鲁献文，二公辞以他事。思公曰：“何见忽之深已磬三石奉候。”不得已，俱纳之。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，独载酒往之，通夕讲摩。师鲁曰：“大抵文字所忌者，格弱字冗。诸君文格诚高，然少未至者，格弱字冗尔。”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，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，尤完粹有法。师鲁谓人曰：“欧九真一日千里也。”思公兼将相之位，帅洛，止以宾友遇三子。创道服、筇杖各三，每府园文会，丞相则寿巾紫褐，三人者羽翼携筇而从之。

太宗喜弈棋，谏臣有乞编窜棋待诏贾玄于南州者。且言玄每进新图妙势，悦惑明主，而万机听断，大致壅遏，复恐坐驰睿襟，神气郁滞。上谓言者曰：“朕非不知，聊避六宫之惑耳。卿等不须上言。”

真宗尝以御制《释典文字法音集》三十卷，天禧中诏学僧廿一人于传法院笺注，杨大年充提举注释院事。制中有“六种震动”之语，一僧探而笺之，暗碎繁驳将三百字，大年都抹去，自下二句止八字，曰：“地体本静，动必有变。”其简当若此。

杜祁公以宫师致仕于南都。时新榜一巍峨者出倅巨藩，道由应天。太师王资政举正以其少年高科，方得意于时，尽假以牙兵、宝辔、旌钺导从，呵拥特盛。祁公遇于通衢，无他路可避，乘款段，裘帽暗弊。二老卒敛马侧立于傍，举袖障面。新贵人颇恚其立马而避，问从者曰：“谁乎”对曰：“太师相公。”

真宗欲择臣僚中善弓矢、美仪彩，伴虏使射弓。时双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，陈方以词职进用。时以晏元献为翰林学士、太子左庶子，事无巨细皆咨访之。上谓晏曰：“陈某若肯换武，当授与节钺，卿可谕之。”时康肃母燕国冯太夫人尚在，门范严毅。陈曰：“当白老母，不敢自辄。”既白之，燕国命杖撻之，曰：“汝策名第一，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。汝欲叨窃厚禄，貽羞于闾閭，忍乎”因而无报。真宗遣小瑯以方寸小纸细书问晏曰：“主皮之议如何”小瑯误送中书，大臣慌然不谕。次日稟奏，真宗不免笑而就之：“朕为不晓此一句经义，因问卿等。”止黜其瑯于前省，亦不加罪。

 卷下

石曼卿一日谓秘演曰：“馆俸清薄，不得痛饮，且僚友饌之殆遍，奈何”演曰：“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谒，不可不见。”不数日，引一纳粟牛监簿者，高赀好义，宅在朱家曲，为薪炭市评，别第在繁台寺西，房缙日数十千。长谓演曰：“某虽薄有涯产，而身迹尘贱，难近清贵。慕师交游尽馆殿名士，或游奉有阙，无怯示及。”演因是携之以谒曼卿，便令置宫醪十担为贄。列酝于庭，演为传刺。曼卿愕然问曰：“何人”演曰：“前所谓酒主人者。”不得已因延之，乃问甲第何许，生曰：“一别舍介繁台之侧。”其生粗亦翔雅。曼卿闲语演曰：“繁台寺阁虚爽可爱，久不一登。”其生离席曰：“学士与大师果欲登阁，乞预宠谕，下处正与阁对，容具家蔌在阁迎候。”石因诺之。一日休沐，约演同登。演预戒生，生至期果陈具于阁，器皿精核，冠于都下。石、演高歌褫带，饮至落景。曼卿醉，喜曰：“此游可纪。”以盆渍墨，濡巨笔以题云：“石延年曼卿同空门诗友老演登此。”生拜扣曰：“尘贱之人幸获陪侍，乞挂一名以光贱迹。”石虽大醉，犹握笔沉思，无其策以拒之，遂目演。醉舞佯声讽之曰：“大武生牛也，捧砚用事可也。”竟不免，题云：“牛某捧砚。”永叔后以诗戏曰：“捧砚得全牛。”

寇莱公尝曰：“母氏言，吾初生两耳垂有肉环，数岁方合。

自疑尝为异僧，好游佛寺，遇虚窗静院，惟喜与僧谈真。”公历富贵四十年，无田园邸舍，入覲则寄僧舍或僦居。在大名日，自出题试贡士，曰《公仪休拔园葵赋》、《霍将军辞治第诗》，此其志也。诗人魏野献诗曰：“有官居鼎鼐，无地起楼台。”采诗者以为中的。虏使至大名，问公曰：“莫是‘无地起楼台’相公否”公因早春宴客，自撰乐府词，俾工歌之，曰：“春早柳丝无力，低拂青门道。暖日笼啼鸟，初折桃花小。遥望碧天净如埽，曳一缕轻烟缥缈。堪惜流年谢芳草，任玉壶倾倒。”

王冀公罢参政，真宗朝夕欲见，择便殿清近，惟资政为优，因以公为本殿大学士。公奏曰：“臣虽出于寒贱，不能独宿，欲乞除一臣僚兼之。”遂以陈文僖彭年并直。一夕，公携一巨榼入宿，方与陈寒夜闲饮，遽中人持钥开宫扉独召公。匆匆而入，谓陈曰：“请同院不须相候，独酌数杯先寝。”至行在，真宗与公对饮，饮罢持禁烛送归，繁若列星。陈危坐伺之，已四更。笑曰：“同院尚未寝乎”陈曰：“恭候司长，岂敢先寝”喜笑倒载，解袜褌带几不能，坦腹自矜曰：“某江南一寒生，遭际真主。适主上以巨觥敌饮，仅至无算，抵掌语笑，如僚友之无间。”已而遂寝。殆晓盥栉罢，与陈相揖，觉夜归数谈颇疏漏，自言：“夜来沉湎，殊不记归时之早晚，无乃失容于君子乎”陈曰：“无之，但殷勤愧谢。”既别，已将趁班，同趋出殿门，执其手以语封之曰：“夜来数事，止是同院一人闻之。”文僖归谓子弟曰：“大臣慎密，体当如此。”

李侍读仲容魁梧善饮，两禁号为李万回。真庙饮量近臣无拟者，欲敌饮则召公。公居常寡谈，颇无记论，酒至酣，则应答如流。一夕，真宗命巨觥俾满饮，欲剧观其量。引数大醉，起，固辞曰：“告官家撤巨器。”上乘醉问之：“何故谓天子为官家”遽对曰：“臣尝记蒋济《万机论》言：‘三皇官天下，

五帝家天下’。兼三、五之德，故曰官家。”上甚喜。从容数杯，上又曰：“正所谓‘君臣千载遇’也。”李亟曰：“臣惟有‘忠孝一生心’。”纵冥搜不及于此。

于晋公释褐授饶悴，同年白稹为判官。稹一日以片幅假缙于公，云：“为一故人至，欲具飧，举篋无一物堪质，奉假青蚨五铤，不宣。稹白谓之同年。”晋公笑曰：“是给我也。榜下新婚京国富室，岂无半千质具邪惧余见饶，固矫之尔。”于简尾立书一阕，戏答曰：“欺天行当吾何有，立地机关子太乖。五百青蚨两家阙，白洪崖打赤洪崖。”时已兆朱崖之讖。

真宗国恤，凡荫补子弟有当斋挽之职者，若斋郎止侍斋祭，若挽郎至有执紼翼导灵仗者，子弟或赧之。王沂公曾在中书翰林，李承旨淮视沂公为侄婿，凡两日诣中堂求免某子挽铎之执。沂公曰：“此末事，请叔丈少候，首台聚厅当白之。”丁晋公出厅，沂公白之。丁遂诺，谓李曰：“何必承旨亲来”李遂拜谢。拜起，戏谓丁曰：“昨日并今日，斋郎与挽郎。”盖言两日伺之。丁应声曰：“自然堪下泪，何必更残阳。”满座服其敏捷，而事更妥帖。不数日，遂出，未及落而南迁，下泪之讖也。

张尚书镇蜀时，承旨彭公乘始冠，欲持所业为贄，求文鉴大师者为之容。鉴曰：“请君遇旌麾游寺曰，具襴郭与文候之，老僧先为持文奉呈，果称爱，始可出拜。盖八座之性靡测。”一日果来，鉴以彭文呈之。公默览殆遍，无一语褒贬，都掷于地。彭公大沮。后将赴阙，临岐托鉴召彭至，语之曰：“向示盛编，心极爱叹，不欲形言者，子方少年，若老夫以一语奖借，必凌忽自惰，故掷地以奉激。他日子之官亦不减老夫，而益清近。留铁缙抄二百道为缣緼之助，勉之。”后果尽然。

僧录赞宁有大学，洞古博物，著书数百卷。王元之禹偁、

徐骑省铉疑则就而质焉。二公皆拜之。柳仲涂开因曰：“余顷守维扬，郡堂后菜圃才阴雨则青焰夕起，触近则散，何邪”宁曰：“此磷火也。兵战血或牛马血着土，则凝结为此气，虽千载不散。”柳遽拜之，曰：“掘之皆断枪折鏃，乃古战地也。”因赠以诗，中有“空门今日见张华”之句。太宗欲知古高僧事，撰《僧史略》十卷进呈，充史馆编修，寿八十四。司天监王处讷推其命孤薄不佳，三命星禽晷禄壬遁，俱无寿贵之处。谓宁曰：“师生时所异者，止得天贵星临门，必有裂土侯王在户否”宁曰：“母氏长谓某曰：‘汝生时卧草，钱文穆王元瓘往临安县拜苙，至门雨作，避于茅檐甚久，迨浣浴襁籍毕，徘徊方去。’”

皇祐间，馆中诗笔石昌言、杨休最得唐人风格。余尝携琴访之，一诗见谢尤佳，曰：“郑、卫湮俗耳，正声追不回。谁传《广陵操》，老尽峯阳材。古意为师复，清风寻我来。幽阴竹轩下，重约月明开。”恐遗泯，故录焉。

苏子美有《赠秘演师诗》，中有“垂颐孤坐若痴虎，眼吻开合犹光精”之句。人谓与演写真。演颌额方厚，顾视徐缓，喉中舍其声，尝若鼾睡。然其始云“眼吻开合无光精”，演以浓笔涂去“无”字，自改为“犹”字，向子美诟之曰：“吾尚活，岂当曰‘无光精’耶”中又有一联云：“卖药得钱祗沽酒，一饮数斗犹惺惺。”又都抹去。苏曰：“吾之作谁敢点窜耶”演曰：“君之诗出则传四海，吾不能断葷酒为浮图罪人，何堪更为君诗所暴。”子美亦笑而从之。

苏子美以奏邸旧有赛神之会，局吏皆鬻积架旧伦以置肴具，岁以为常。惟子美作之，言者图席人以进，制狱锻炼，皆一时之名贤。狱既就，黜，台馆为之一空。子美坐自盗律，削籍窜湖州。后朝廷有哀之之意，因郊赦文中特立一节：“应监主自

盗情稍轻者，许刑部理雪。”言者又抨云：“郊赦之赦，先无此项，必挟情曲庇苏舜钦，固以此文舞之。析言破律杀无赦，乞付立法者于理。”竟不遂而死。有《郊裡感事诗》云：“不及鸡竿下坐人”之句，哀哉！

钱文僖公若水少时谒陈抟求相骨法，陈戒曰：“过半月请子却来。”钱如期而往，至则邀入山斋地炉中。一老僧拥坏衲瞑目附火于炉旁，钱揖之，其僧开目微应，无遇待之礼，钱颇嫌之。三人者嘿坐持久，陈发语问曰：“如何”僧摇头曰：“无此等骨。”既而钱公先起，陈戒之曰：“子三两日却来。”钱曰：“唯。”后如期谒之，抟曰：“吾始见子神观清粹，谓子可学神仙，有升举之分。然见之未精，不敢奉许，特召此僧决之。渠言子无仙骨，但可作贵公卿尔。”钱问曰：“其僧者何人”曰：“麻衣道者。”

君谔察公出守福唐时，李泰伯遘自建昌携文迓之。一日，命遘及陈孝廉烈早膳于后圃望海亭，不设樽酒。膳罢，欲起。时方暮春，鬻酒于园，郡人嬉游。藉姬数子时亦寻芳于此，既太守在亭，因敛袖声喏而过。蔡公遂留之，旋命觥具，就以为侑。酒方行，举歌一拍，陈烈者惊惧怖骇，越墙攀木而遁。泰伯即席赋诗云：“七闽山水掌中窥，乘兴登临到落晖。谁在画帘沽酒处，几多鸣橹趁潮归。晴来海色依稀见，醉后乡心积渐微。山鸟不知红粉乐，一声檀板便惊飞。”盖讥其矫之过也。

钱子高明逸始由大科知润州，值上元，于因胜寺法堂对设戏幄。庭下方以花砖遍甃，严雅始新，子高饬役徒掘砖埋柱。时长老达观师昙颖者，法辨迅敏，度其气骄难讽，但佯其语曰：“可惜打破八花砖。”钱厌之，谨不敢动。

抚人饶餽者，驰辨逞才，素捭阖于都下。熙宁初，免解到阙，因又失意。当朝廷始立青苗，方沮议交上，大丞相闭门不

视事之际，生将出关，以诗投相阁，曰：“又还垂翅下烟霄，归指临川去路遥。二亩荒田须卖却，要钱准备纳青苗。”丞相亦以十金赈之。生少与刘史馆相公冲之有素，时刘相馆职知衡州，生假道封下，因谒之。公睹名纸，已蹙额不悦，生趋前亟曰：“某此行有少急干，不可暂缓，行李已出南关。又不敢望旌麾潜过，须一拜见，但乞一饭而去。”公既闻不肯少留，遂开怀待之。问曰：“途中无阙否”生曰：“并无，惟乏好酒尔。”遂赠佳酝一担。拜别，鞭马遂行，公颇幸其去。至耒阳，密覘其令誉不甚谨，遽谒之曰：“知郡学士甚托致意，有双壶，乃兵厨精酝，仗某携至奉赠，请具书谢之。”其令闻以书为谢，必非诳诈；又幸其以酒令故人送至，其势可持，大喜之。急戒刻木，数顷间，醵金半鍰赈之。瞥然遂去。后数日，刘公得谢酝书方寤，寤已噬脐矣。又一岁，下第出京，庇巨商厚货以免征算，自撰除目一纸，尽宰府两禁及三路巨镇除拜迁移，皆近拟议。凡过关，首谒局吏，坐定，遽曰：“还闻近日差除否”仕人无不愿闻者。曰：“某前数日闻镇院，临出京在某官宅恰见内探，录至遂行，其间宁不少关亲旧者。”闻之，无不愿见。读讫即曰：“下第穷生，弊舟无一物，致烦公吏略赐一检。”其官皆曰：“岂烦如是”言讫拜辞，飘然遂行。凡藉此术下汴、淮，历江海，其关赋仅免二三千缗。苟移其用以济大谋，遂为妙策欤！

都尉李文和公虽累世勋忠，尚天姻，而识学优赡，与杨文公为禅悦深交，其法辨与天下禅伯相角。沁园东北滨于池，曰静渊庄，构茅斋，延高僧。遇萧国大长主垂帨之日，设高座，鸣法鼓于宅之法堂，命谷隐、石霜、叶县三大禅者登座演法。时大长主松栞阁设箔观焉。临际宗范，每登座，拈拄杖敲击床机，以示法用。前二师说法竟，其末叶县禅师者机用刚猛，始

登座，以拄杖就膝拗折，掷于地，无一语便下。文和笑曰：“老作家手段。”终别，师曰：“都尉亦不得无过。”斯须，萧国召公入箔，怪问曰：“末后长老何故发怒”公雍容对曰：“宗门作用，施設不定，乞无赐讶。”公将薨，治而不乱，自写遗颂曰：“拈下幞头，脱却腰带。若觅生死，问取皮袋。”时膈胃躁热，尼道坚就机问曰：“都尉，众生见劫尽，大火所烧时，切要照管主人翁。”公曰：“大师与我煎一服药来。”尼无语，公曰：“这师姑药也不会煎。”投枕未安而没。

吾友契嵩师，熙宁四年没于余杭灵隐山翠微堂。火葬讫，不坏者五物：睛、舌、鼻及耳毫、数珠。时恐厚诬，以烈火重锻，锻之愈坚。嵩之文仅参韩、柳间。治平中，以所著书曰《辅教编》，携诣阙下。大学者若今首揆王相、欧阳诸巨公，皆低簪以礼焉。王仲仪公素为京尹，特上殿以其编进呈。许附教藏，赐号明教大师。嵩童体完洁，至死无犯，火讫，根器不坏，此节可高天下之士。余昔怪其累夕讲谈，音若清磬，未尝少嘎，及终方得其验。嵩字仲灵，藤州人，诗类老杜，杨公济蟠收全集。公济深伏其才，答嵩诗有“千年犹可照吴邦”之句。

夏英公镇襄阳，遇大赦，赐酺宴，诏中有“致仕高年，各赐束帛”。时胡大监旦替废在襄，英公依诏旨，选精缣十匹赠之。胡得缣，以手扪之，笑曰：“寄语舍人，何寡闻至此！奉还五匹，请检《韩诗外传》及服虔、贾谊诸儒所解‘束帛戈戈，贲于丘园’之义，自可见证。”英公检之，果见三代束帛、束脩之制。若束脩则十挺之脯，其实一束也；若束帛则卷其帛，屈为二端，五匹遂见十端，表王者屈折于隐沦之道也，夏亦少沮。

宋齐丘相江南李先主昇及事中主璟二世，皆为右仆射。璟爱其才而知其不正。一日，选景于华林广园，以明妆列侍，召

齐丘共宴，试小妓羯鼓。齐丘即席献《羯鼓诗》曰：“巧斫牙床镂紫金，最宜平稳玉槽深。因逢淑景开佳宴，为出花奴奏雅音。掌底轻个总孤鹊噪，杖头乾快乱蝉吟。开元天子曾如此，今日将军好用心。”又尝献《凤凰台诗》，中有“我欲烹长鲸，四海为鼎镬。我欲罗凤凰，天地为赠缴”之句。皆欲讽其跋扈也，而主终不听。不得意，上表乞归九华，其略云：“千秋载籍，愿为知足之人；九朵峰峦，永作乞骸之客。”主知其诈也，一表许之，赐号九华先生，以青阳一县舆赋给之。怨毁万状。后放归田里，锁之，穴其墙以给膳，遂自经，年七十三。初，上元县一民时疾暴死，心气尚暖，凡三日复苏，乃误勾也。自言至一殿庭间，忽见先主被五木縲械甚严，民大骇，窃问曰：“主何至于斯邪”主曰：“吾为宋齐丘所误，杀和州降者千余人，以冤诉囚此。”主问其民曰：“汝何至斯耶”其民具道误勾之事。主闻其民却得生还，喜且泣曰：“吾仗汝归语嗣君，凡寺观鸣钟当延之令水，吾受苦，惟闻钟则暂休，或能为吾造一钟尤善。”民曰：“我下民尔，无缘得见，设见之，胡以为验”主沉思，曰：“吾在位尝与于阆国交聘，遗吾一瑞玉天王，吾爱之，尝置于髻，受百官朝。一日，如厕忘取义。因感头痛，楚神谓吾曰：‘玉天王置于佛塔或佛体中，则当愈。’吾因独引一匠携于瓦棺寺，凿佛左膝以藏之，香泥自封，无一人知者。汝以此事可验。”又云：“语嗣君，勿信用宋齐丘。”民既还家，辄不敢已，遂乞见主，具白之。果曰：“冥冥何凭”民具以玉天王之事陈之。主亲诣瓦棺，剖佛膝，果得之，感泣恸颺，遂立造一钟于清凉寺，镌其上云：“荐烈祖孝高皇帝脱幽出厄。”以玉像建塔，葬于蒋山。齐丘宠待愈解。

张晦之景以古学尚气义，走河朔，与冀州一侠少游。后侠者不轨，事败，景亦连累，捕之甚急，遂改姓名李田，遁窜四

海。所至即题曰：“我非东方儿木子也，不是牛耕土田也，欲识我踪迹，一气万物母。”盖景尝撰《河东柳先生集序》，破题曰：“一气，万物之母也”，世尽知之。景所以遍题者，亦欲导于知己。简寂观道士陈履常善奏章，能游神于冥冥。景以李田姓名谒之，求奏一章以决休否，陈许之。一夕，天虚夜清，冠简精恪。自初夜抱章俯伏于露坛，后夜方起，起忽遽之曰：“阴冥之事尔尚欺之，况人间乎吾上及三清，下逮九幽，阅籍无李田者。子以欺阴，固无休征矣。”景终于一散官，寿不五十。陈康肃尧咨知荆南，怜其道穷，为葬于龙山落帽台，碑以表其墓焉。庐在荆江之沱阴，枯桑废田，子孙凋零，尽为渔樵佣估。嗟哉！陆鲁望所谓“莫倚文章庇子孙”。集三十卷行于世。

成都无名高僧者，诵《法华经》有功，虽王均、李顺两乱于蜀，亦不敢害。一旦，忽一山童至寺，言：“先生来晨请师诵经，在药市奉候。”至则已在。引入溪岭数重，烟岚中构一跨溪山阁，乃其居也。仆传其语曰：“先生请师且诵经，老病起晚。诵至‘见宝塔品’，愿见报，欲一听。”至此品，报之，果出，野服杖藜，两眉垂肩，但默揖焚香侧听，听罢遂入，不复出。将斋，以藤盘竹箸粳饭一盂，杞菊数瓯，不调盐酪，美若甘露。食讫，仆持衬一鍏，敬施之，曰：“先生寄语，上人远到山舍，不及攀送，遣仆送出路口。”因中途问仆曰：“先生何姓”曰：“姓孙。”曰：“何名”仆于僧掌中书“思邈”二字。僧因大骇，欲再往，仆遽失之。凡山中寻三日，竟迷旧路。归视衬资，乃金钱一百，皆良金也，中五六金，一半尚铁。由兹一膳，身轻无疾。天禧中，已一百五十岁，长游都市，后隐不见。

殿中丞程东美守宾州日，依贼寇宾，因弃城，后得罪编置

于郢，纯厚人也。能道守宾日监斩陈崇仪事甚详。自言狄相青正月一日至宾，初六日诘旦，帅旆将起，就坐，擒陈及裨将供奉官，将斩之，捽二人者于庭，谓曰：“二君后事，但请无虑，青一切为置之。”时陈（犯英庙讳）神识荒越，卒无一词。独供奉者慷慨不怖，气貌怡然，叩狄公曰：“某万死无恨，独一事须干台听。以亡母骨椁尚寄州南存留院，二十年不孝未葬，某今得罪既死，乞令烧讫，篋其骨，专谨人驰归；并家书付妻、男，将某骨与亡娘之骨买地一处葬之，则闭目受刀无恨矣。”狄公许之。擒二人者就廊酒食。时晓寒，酒饵冷落，陈但狂号不能食，独供奉者饮啖如平时，谓众兵曰：“吾本一健儿，今日陪奉一崇仪使吃剑，何亏于我乎汝辈努力，无当效我。”索纸笔写家书，一字无误。及至市，先设衾褥，面北正坐，顾持刀者曰：“刃铄利否若一刀不断，我必诉汝于阴府。”言讫刃下。斩讫，大旆遂南矣。

潘逍遥闻有诗名，所交游者皆一时豪杰，卢相多逊欲立秦邸，潘预其谋。混迹于讲堂巷，开药肆，刘少逸、鲍少孤二人者为药童，唐巾韦带，气貌爽秀。后太宗登极，秦邸之谋不集。潘有诗曰“不信先生语，刚来帝里游。清宵唐好梦，白日有闲愁”之句。事败，已环多逊宅，斯须将捕于闾。闾觉之，止奔其邻曰：“吾谋逆事彰，吾若就诛，止一身，奈汝并邻皆知吾谋，编窜屠戮者不下数十人。今若匿得吾一身，则脱汝辈数家之祸。然万无搜近之理，所谓弩下逃箭也。吾出门则擒之，汝辈自度宜如何”其邻无可奈何，遂藏于壁。少顷，捕者四集，至则失之矣。朝廷下诸路画影以搜。狱既具，投多逊于崖。已而沸议渐息，闾服僧服髡须，五更持磬，出宜秋门至秦亭，挈檐为箍桶匠，投敌人。阮思道为秦理掾，阴认之，遂呼至庭，俾葺故桶。阮提钱三鍰，明示于闾，大掷于案，乘马遂出。闾

谕其意，提金直入于室，因匿焉。既归，责阍者曰：“案上三鰕及桶匠安在”皆曰：“不知。”遂痛杖阍者，令捕之。阍恨之，遍寻于市，数日不得其踪。阮后徐讽秦帅曹武惠彬曰：“朝廷捕潘阍甚急，闻阍亦豪迈之士，窜伏既久，欲遁死地，稍裂网他逸，则何所不至。公，大臣也，可奏朝廷少宽捕典，或聊以一小官召出，亦羁縻之一端也。”帅然之，遂削奏，太宗以四门助教招之，因遂出。阍有清才，尝作《忆余杭》一阕，曰：“长忆西湖，尽日凭阑楼上望，三三两两钓鱼舟，岛屿正清秋。笛声依约芦花里，白鸟几行忽惊起。别来闲想整渔竿，思入水云寒。”钱希白爱之，自写于玉堂后壁。

蜀先主开建初，赐道士杜光庭为广德先生、户部侍郎、蔡国公。时蜀难方平，犹恶盗贼，犯者脏无多少皆斩。是岁蜀饥，有三盗糠者止得数斗，引至庭覆谏。会光庭方论道于广殿。视三囚殆亦侧隐，谓杜曰：“兹事如何”亦冀其一言见救。而杜卒无一语，但唯唯而已。势不得已，遂斩之。杜归旧宫道院，三无首者立于旁，哭诉曰：“公杀我也。蜀主问公，意欲见救，忍不以一言活我。今冥路无归，将其奈何”杜悔责惭痛，辟谷一年，修九幽脱厄科仪以拔之，其魂岁余方去。光庭越州人，博学有文章，在唐为麟德殿供奉，有经纶才，唐室欲相之。

韩熙载字叔言，事江南三主，时谓之神仙中人。风采照物，每纵轡春城秋苑，人皆随观。谈笑则听者忘倦。审音能舞。善八分及画笔皆冠绝。简介不屈，举朝未尝拜一人。每献替，多嘉纳，吉凶仪制不如式者，随事稽正，制诰典雅，有元和之风。屡欲相之，为宋齐丘深忌，终不进用。陈觉以福州之败，齐丘庇之，特赦不诛。熙载上疏廷争，必请置法。齐丘益怒，诬以纵酒少检，贬和州司马。其实平生不饮，璟觉其谮，非久召还。年六十九，拜中书侍郎，卒。煜尝恨不得熙载为相，赠平章事，

谥文靖。严仆射续以位高寡学，为时所鄙。又江文蔚尝作《蟹赋》讥续，略曰：“外视多足，中无寸肠。”又有“口有雌黄，每失途于相沫；胸中戈甲，尝聚众以横行”之句。续深赧之，强自激昂。以熙载有才名，固请撰其父神道碑，欲苟称誉取信于人。以珍货几万缗，仍辍未胜衣一歌鬟质冠洞房者，为濡毫之赠，意其获盼，必可深讽。熙载纳赠受姬，遂纳其请。文既成，但叙谱裔品秩及墓葬褒赠之典而已，无点墨道及续之事业者。续嫌之，封还，尚冀其改窜。熙载亟以向所赠及歌姬悉还之，临登车，止写一阕于泥金双带，曰：“风柳摇摇无定枝，杨台云雨梦中归。他年蓬岛音尘断，留取樽前旧舞衣。”

李丞相沆有长者誉。一世仆逋宅金数十千，忽一夕遁去。有女将十岁，美姿格，自写一券系于带，愿卖于宅以偿焉。丞相大恻之，祝夫人曰：“愿如己子育于室，训教妇德，俟长成求偶嫁之。止请夫人亲结缡，以主其婚，然而务在明洁。”夫人如所诲。及笄，择一婿亦颇良，具奩币归之，女范果坚白。其二亲后归旧京闻之，沦感心骨。丞相病，夫妇刲股为羹馈之，至薨，衰经三年。

熙宁丙辰岁，交贼寇邕，郡倅唐著作子正尽室遇害。唐桂州人，治平中赴京调举，至全州，中途欲僦一仆，得一肩夫，乃游袁州日所役旧奴也。挈重担，劲若健羽，虽鞭马疾追，长先百步之外。恐他逸，遂遣之。其仆当日全州行至唐州，凡二千七百余里，日午已到，留书祝驿吏曰：“候桂州唐秀才至，即付之。”君后月余方到。唐下马于驿，驿吏前曰：“君非桂州唐秀才否一月前，有人留一书在此。”因出示之。书面云：“吴桂州唐秀才，归真子谨封。”唐曰：“吾岂识归真子邪？”因启封，惟一诗，曰：“袁山相见又之全，不遇先生道未缘。大抵有心求富贵，到头无分学神仙。篋中灵药宜频施，鼎内丹

砂莫妄传。待得角龙为燕会，好来黄壁卧林泉。”唐得之颇怪，因请其形貌，乃全州黜仆也，留书之日，即全州所遣之日，始悟神仙人。宝诗于篋，遇好事者则出之。及遇害，当丙辰，正合诗中谓“角龙”也。

江南徐知谔为润州节度使温之少子也，美姿度，喜畜奇玩。蛮商得一凤头，乃飞禽之枯骨也，彩翠夺目，朱冠紺毛，金嘴如生，正类大雄鸡，广五寸，其脑平正，可为枕，谔偿钱五十万。又得画牛一轴，昼则啮草栏外，夜则归卧栏中。谔献后主煜，煜持贡阙下。太宗张后苑以示群臣，俱无知者。惟僧录赞宁曰：“南倭（乌和反）海水或减，则滩碛微露，倭人拾方诸蚌，胎中有余泪数滴者，得之和色著物，则昼隐而夜显。沃焦山时或风挠飘击，忽有石落海岸，得之滴水磨色染物，则昼显而夜晦。”诸学士皆以为无稽，宁曰：“见张骞《海外异记》。”后杜镐检《三馆书目》，果见于六朝旧本书中载之。

真宗深念稼穡，闻占城稻耐旱、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，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。占城得种二十石，至今在处播之。西天中印土得绿豆种二石，不知今之绿豆是否始植于后苑，秋成日宣近臣尝之，仍赐占稻及西天绿豆御诗。

祥符已前，中贵人尽带将仕郎阶。若太尉秦翰者，左槩之名将，累立战功，始以将仕郎内侍省内府承局，今则不问。翰后建彰国军节。

初，申国长公主为尼，掖庭嫔御随出家三十余人，诏两禁送于寺，赐斋馔。传宣各令作诗送，惟陈文僖公彭年诗尚有记者，云：“尽出花钿散宝津，云鬟初剪向残春。因惊风烛难留世，遂作池莲不染身。贝叶乍翻疑轴锦，梵声才学误梁尘。从兹艳质归空后，湘浦应无解佩人。”或云作诗之说恐非。好事者能于《鹧鸪天曲》声歌之。

明州天台教主礼法师，高僧也。聚徒四百众，以《往生净土诀》劝众修行。晚结十僧，修三年忏，烧身为约。杨大年慕其道，三以书留之，云：“亿闻我师比修千日之忏，将舍四大之躯，结净土之十僧，生乐邦之九品。窃曾具恳，冀徇群情，乞往世以为期，广传道而兴利。愿希垂诺，冀获瞻风。”后礼师终不诺。又贻书杭州天竺式忏主，托渡江留之：“亿再拜。昨为明州礼教主宏发愿心，精修忏法，结十人之净侣，约三载之近期，决取乐国之往生，并付火光之正受。载怀景重，窃欲劝留。诚以天台大教之宗师，海国群伦之归向，传演秘筌之学，增延慧命之期。冀其住世之悠长，广作有情之饶益，遂形恳请，罄叙诚言，得其报音，确乎不夺。虑丧人天之眼目，孰为像季之津梁忏主大师同禀哲师，兼化本国，可愿涉钱塘之巨浪，造鄞水之净居。善说无穷，宜伸于理夺；真机相契，须仗于神交。”是年诞节，恳永兴寇相国荐紫服以留之。时马副枢知节请大年撰其父全义神道碑，润笔一物不受，止求荐一师号。马枢奏：“臣以杨某为先臣撰碑，况词臣润笔，国之常规，乞降圣旨，俾受臣所赠。”真宗召大年问之，因得以其事为奏。真宗深加叹重，谓大年曰：“但传朕意，留之住世，若师号朕与之，润笔卿宜无让。”遂赐号法智大师，住世七年方入灭。杨希白碑其贤于塔。

向大资敏中祥符四年十月为东岳奉册使，奏：“奉册前十日，雨雪日甚，至十一月五日诣本庙奉册，忽至景气晴和，宛若春意。”又得兖州状称：“据黄现铺人员夏兴状，今月四日将兵巡至马岭，见五人各服黄、紫衣，执幡。盖兴等恐是册使，向前迎接，忽然气雾渐起，即不见。”又得天貺观道士孙守一状：“册使诣本殿烧香毕，有皂鹤两只至殿，盘旋飞翥甚久。”词臣各进颂。

欧公撰石曼卿墓表，苏子美书，邵鍊篆额。山东诗僧秘演力干，屡督欧俾速撰。文方成，演以庚二两置食于相蓝南食殿。窘乞，白欧公写名之日为具，召馆阁诸公观子美书。书毕，演大喜曰：“吾死足矣。”饮散，欧、苏嘱演曰：“镌乞，且未得打。”竟以词翰之妙，演不能却。欧公忽定力院见之，问寺僧曰：“何得”僧曰：“半千买得。”欧怒，回诟演曰：“吾之文反与庸人半千鬻之，何无识之甚！”演滑稽特精，徐语公曰：“学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。”欧愈怒曰：“是何”演曰：“公岂不记作省元时，庸人竞摹新赋，叫于通衢，复更名呼云‘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’，今一碑五百，价已多矣。”欧因解颐。徐又语欧曰：“吾友曼卿不幸早世，固欲得君之文张其名，与日星相磨；而又穷民售之，颇济其乏，岂非利乎”公但笑而无说。